

文学是一盏

□张正旭

孤独的茶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文坛变得热闹起来。各式采风、沙龙、座谈会一场接着一场,文人墨客聚在一起谈文论道,拍照留影、寒暄应酬,场面总是热热闹闹。可我始终觉得,真正的文学,从来不在人声鼎沸的宴席里。它更像一盏独自静置的清茶,没人争抢,无人喧闹,初入口清淡微涩,细品才觉回甘绵长,只留给那些愿意沉下心、耐得住寂寞的写作者。

真心写文字的人,大多不爱扎堆凑热闹。他们习惯性躲开外界的喧嚣,把日子过成独处,在无人关注的时光里,日日与文字相伴,与孤独共处。这份孤独不是煎熬,是写作者最安稳的底色。

福克纳一辈子没贪恋过文坛的繁华。他守着美国南部偏远的小镇,守着自家的一方农场,日出劳作、日落休憩,过着最朴素的乡野日子。农忙的时候,他放下纸笔,扛着犁耙下地耕田,踩着泥土、迎着晚风,满身都是农事的烟火气。闲暇之余,才坐在简陋的书桌前,静静落笔写字。他从不参加无谓的文坛应酬,也不在意外界的吹捧与非议。哪怕拿下诺贝尔文学奖,这份文坛最高的殊荣,也没能打乱他平静的生活。一开始他甚至不愿远赴瑞典领奖,嫌路途奔波、礼节繁琐,拗不过女儿的再三劝说,才淡然赴约。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修饰,字字句句都扎根乡土,藏着荒原的风声、凡人的悲欢、岁月的留白。那些厚重动人的文字,从来不是热闹场合里拼凑出来的,是无数个独处的日夜,慢慢沉淀、静静滋养出来的。

海明威的写作人生,也是一场清醒的独行。这一生辗转漂泊,无论身在何处,他都执意找一处安静角落安放自己的笔墨。在古巴哈瓦那的临海小屋,晚风贴着窗棂吹进来,海浪声声为伴,他一人静坐灯下,落笔成文;住在巴黎郊外的小宾馆,晨昏交替、世事无声,笔墨就是他最长久的陪伴。他从不刻意雕琢辞藻,不迎合世俗的审美,只用最朴素简练的文字,写尽人生的跌宕起伏,写透生命的坚韧温柔。所有文学的真意,都是在无人惊扰的独处里,一点点打捞、一点点淬炼出来的。

塞林格更是把这份文学的孤寂,活成了一辈子的修行。一本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让他一夜爆红,瞬间被万众瞩目、名利簇拥。可所有人都追捧他的时候,他偏偏选择转身离开。盛名加身,他没有顺势跻身文坛名利场,反而彻底斩断外界的纷扰,归隐深山,闭门独居。媒体的采访、文坛的邀约、各界的追捧,他一概婉拒。当同行们忙着赴宴交流、争名逐利时,他守着一间小屋,与文字对坐,与光阴闲谈,安安静静守护着写作最纯粹的本心。

我年轻的时候在外务工,那段日子清贫又孤寂,却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文学修行。常年住在狭小的工棚里,空间逼仄,陈设简陋,一张旧木桌、一盏台灯,就是我全部的写作天地。白天奔波劳作,流汗吃苦,被生活的琐碎和疲惫裹挟。等到夜深人静,工友们早早沉沉睡去,整个工地陷入寂静,世间所有喧嚣都落了地。我就泡上一杯清茶,点亮那盏摇曳的台灯,在微弱的灯光下,慢慢落笔写字。

那时候的日子很苦,粗粝的底层生活磨人身心,可我从没想过放弃笔墨。我坦然接纳生活的窘迫,在辛苦务工的缝隙里,捕捉细碎的生活瞬间,观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,体察平凡生命里的温热与厚重。只要笔尖落下,白天的疲惫、生活的窘迫、心底的浮躁,都会慢慢消散。我不用迎合任何人,不用迁就任何圈子,只在方寸书桌前,和自己对话,和初心相守。那一杯微凉的清茶,那一盏不灭的孤灯,陪我熬过无数个漫长的夜晚,也守住了我对文学最纯粹的爱。

我一直笃定,文学从来不是热闹的附庸,而是一场漫长且安静的修行。喧嚣养得出浮华,却养不出真知;热闹造得出声势,却造不出深度。文坛所有的欢聚应酬、名利追逐,终究是过眼云烟,转瞬即逝。唯有独处熬出来的文字、孤独磨出来的思想,能经得住岁月冲刷,历经时光沉淀,依旧鲜活动人。

《师说》之道

□徐淇昉



教与学。(资料图)

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?惑而不从师,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……是故无贵无贱,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。”

中唐骈俪之风盛行、师道渐衰之际,韩愈以一篇《师说》力倡从师向学的本旨,跳出了当时以身份、年龄划界的从师偏见,把“师”的判断标准回归到“闻道”的本质。这份跨越阶层与职业的师道认知,恰恰为后世留下了理解“何为师者”的开阔视野。

韩愈在《师说》里写下的这段文字,穿越千年时光,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一个与文字、与学问相伴的人。这里,最先要致以最诚挚敬意的,是千千万万坚守在三尺讲台上的人民教师。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守在课堂里,把最鲜活的年华铺成了学子脚下的路。从拼音识字到立身处世,他们以日复一日的耐心,把文明的基础养分播撒进一代代人的生命里。这份面向普通人的托举,构成社会最坚实的文化基石,也是师道最核心、最广为人知的载体,永远值得全社会致以隆重的感念与致敬。

凡涉文守道,皆为师者。于我而言,最近这几年深耕地方文化写作的过程中,愈发领悟《师说》中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”的深层含意。那些在文学文化领域深耕多年的行业前辈,他们没有站在讲台上传授课业,却以各自数十年的专业坚守,像师长一样为后来者照亮了前行的路径,也让我对“师者”二字有了更丰富的体会。

在档案馆的诸多同仁中,就有几位我始终尊称为师长的资深研究者。他们守着满室泛黄的卷宗深耕数十年,指尖拂过百年前的墨迹,在常人看来枯燥的断简残篇里,打捞着被时光模糊的历史细节。那些冷僻断缺的民国档案、散佚的地方文献,经他们多年梳理渐渐脉络清晰,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守住了一块扎实的史料阵地。

在地方志系统里,也有几位让

我敬佩的老专家。其中有的为了考证史册与旧县志的存疑之处,不辞辛劳踏遍本地的山山水水,访遍村巷里的耄耋老者,把散落在古村宗祠、山径残碑里的远古传说、近代旧事、本地乡贤事迹一点点拼接完整。别人眼中晦涩难考的政区沿革脉络、地名由来,在他们笔下都成了有温度的乡土叙事,补上了地方记载中曾被遗漏的细节,让书写地方题材的人避开浮于表面的空泛,真正触摸到这片土地的文化肌理。

省级图书馆的古籍部里,也有几位令我感念至深的老师。他们熟稔浩如烟海的典籍脉络,能在数万册藏书里精准指出某本古籍的藏处、某个历史人物的相关文献记载,甚至能随口讲出某个时代的公文书体特征与典籍流传故事。当我在古籍里寻章摘句陷入困境时,他们总能以深厚的目录学素养,为我打开新的检索路径,让那些沉睡的典籍重新焕发生机。

在宣传文化条线这块,我也结识了几位深耕多年的老师。他们扎根本土文化传播一线,熟稔主流叙事的表达规范与地方文化的传播逻辑,始终以严谨的导向意识打磨每一篇涉文化题材的文稿。他们能精准指出文稿中史实表述的疏漏、价值导向的偏差,指导创作者校准地方文化传播的表达分寸,让本土的历史叙事与文学书写既符合传播规范,又能把地方文化的厚重价值准确传递给公众,为本土文化的正向传播把牢了关口……

回望来路,校园里的老师当年在课堂上为我打下文字的根基,而走出校园之后走上社会,那些我有幸结识的不同岗位上的前辈们,以各自的专业所长,为我拓展了学问的边界。一声“老师”,他们受之无愧,也让我明白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单靠课堂与阅读的线性传递,而是无数人在不同领域里接力守护的事业。师道从来没有固定的讲台,文化的薪火,藏在每一位与文字较真、与历史对话的“老师”的案头灯下。



笔耕(资料图)